



■张 明

谈及时间归宿,便有种沧桑感,仿佛从没有见过它的真容,又仿佛我本身就是时间。只觉辜负了它,轻薄了它。

轻薄的心, 总想寻觅。当苍茫累积成叩问,时间已成过往;当我拖着沉重的脚镣抚摸时间,它已变得冰凉。渔人捕得一湖明澈,一波激滟,却早被罩上时间的大网。

对酒酣歌是时间的声响,倚门回首,手把青梅,是时间的肖像,“鸣机夜课”是时间的温情,柳絮雪吟是时间的雅赏。

多少思绪与年华都一并裹进时间的画里。沉醉于别人的时间,我在时间里沉醉。路边的小草又青青,柳树发新芽,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。时间有脚,它们当是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的吧。

“胖嘟嘟的小脚丫,满眼深情与牵挂”,耳听得优美的旋律,如诉的歌词,心中涌起一股暖意。

心中的暖,如母亲的手抚摸我的额头。躺在母亲怀里数天上的星星, 清风吹拂母亲脸庞的黑发,心中的暖如贾鲁河水淙淙流淌,调皮的时间随着一个个灵逸的水漂滑向斑斓的夕阳。

当我从一片油菜田的残垣断壁间依稀认出这里曾是初中母校时, 我知道时间已经没进不可回复的少年时光。那些懵懂青涩、放逸的快乐和成长中浅浅的愁绪都被轻风送到眼前,又吹向远处。

我站在漫天的雪里陪女儿等候去郑的班车。雪花里没有灶房溢出的红薯的香气,没有烟火熏染的年味, 这雪花再也不是四十年前的雪花。女儿已经长大,大学毕业后去上海工作。新一代,有新的梦想;新一代,承继着为人父者的嘱托。女儿, 不就是爸爸的时间吗? 天寒地冻,女儿能赶上去上海的火车吗?窗外大雪纷飞,时间在椅背上流过, 一分一

秒,在眼前闪过,在心里穿过,竟然那样清晰。一小时,两小时,三小时,四小时——十点,已到火车发车的时间,还没有收到她的消息。十点十分,十点二十,十点三十,女儿终于来了消息,说没有赶上正点的火车,但有幸改签成夜里十二点。我激动又庆幸,今晚,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夜里, 只身远行的女儿终于可以踏上东去的列车!我真切地感受到,在送女儿的时间里, 那分分秒秒都滴答滴答注入我的心里。我突然明白,时间就是亲情!

人生最苦伤别离,暂时的离别叫人牵挂,而那永久的别离更让人心痛。有多少亲人远我而去,那份亲情,那份容貌,那些相处的日子,那些日子里的点点滴滴,都成了我心中永难溯回的美好记忆。一个单亲家庭的青年遗憾地说,“我很怀念以前和爸妈在一个家里共同生活的日子”,我心凄然,为他的命运同情,也为时间的造化感慨, 时间正一点点将我分离与切割,泛黄的画面,再难复回到鲜亮的颜色。

路边的老榆又开了新花, 不知它们是谁的后裔,它们的先祖,早已成了一个个斑驳的故事。我曾以为时间是弱物, 渺小得无有形体,而今我看到它的广大无边。时间是世间的存在,万物是时间的具象。我的身体呈现于时间,生活轨迹呈现于时间,情感延展于时间,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时间的谱线。贾鲁河水还是我小时候的模样,而我却青丝染霜,原来它只在自己的空间里狂欢, 而我却要在时间里涌动与蜕变。

时间去哪了?它成了一个个形象,一副副承载,一份份担当,一番番思考。当时间成了人生,它就有了味道。

(作者博客 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1693449891)

怀念外婆

■王 伟

每年清明,我都会怀念起我的外婆。我的祖父、祖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,所以我对他们的记忆十分模糊。而我与外婆感情却很深,外婆享年九十二岁,是在我家走完了她的最后几年的。

我的外婆勤劳、善良, 一生养了五个儿女。我的母亲排行最末,她前面有四个哥哥。外婆十分疼爱我的母亲——她最小的孩子,也是她唯一的女儿。

外公家早年并不富裕,但在外婆的辛勤操持下,日子过得还算不错。外婆是个十分明智的人,她对孩子们的读书识字有着朴素的认识。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“睁眼瞎”,所以她努力地供养几个孩子上学,后来,我的四个舅舅都参加了工作,成为国家干部。

至于我母亲上学的事, 当时全村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,就连外公也不赞成,他认为女孩家上学没用,但外婆不这样认为,她说男女是一样的,所以她极力说服外公,我的母亲才得以走进学校。母亲入学时,已经十二岁了,当时,她们班里只有两个女生。我的母亲上学时,学习十分刻苦,高小毕业,顺利地考上了师范。

外婆心中最大的伤痛, 是我的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三舅, 在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第二年,因突发急病溘然长逝,这件事对外婆的打击是很大的,白发人送黑发人,那是怎样的一种悲恸……

我的几个舅舅都在外地工作,外公、外婆没有跟着他们。外公、外婆干了一辈子农活,身体都比较硬朗, 所以, 他们不愿意麻烦孩子,坐享清福,只是偶尔到我的一个舅舅家小住几日,便又回到他们难以割舍的老家。

外婆八十多岁时,还能做各种家务。一个冬天的早晨,因为前一天下过雨,外婆出去端水时,不慎滑了一跤,把腿摔断了。那时候,当地骨科的医疗条件还不是很好, 舅舅把她接到外地治疗,由于外婆已经上了年纪,骨质疏松,手术难度又比较大,外婆执意放弃治疗。而外婆又不愿意在外地生活, 母亲就把她接了回来。

我的母亲尽心尽心地侍奉外婆, 让她平安地度过晚年。我那时刚考上大学,在寒暑假回来的时候, 就替父母尽一份孝心, 伺候外婆。外婆经常对我讲,将来要找对象,就找一个像我母亲这样心地善良,勤劳能干的人,我能够理解外婆的良苦用心。

大学毕业,娶妻生子,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,才懂得了父母的恩情。我经常带着孩子回家看望外婆, 外婆每次都会握着我孩子的小手,慈祥地微笑……

外婆是一位朴素平凡的人, 但我却从她身上学到了善良、忍耐和坚毅,而这些不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吗?

(作者博客 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3640064722)

幸福不能拿来比较

■许志敏

我一个朋友有房有车,工作稳定,妻贤子孝。朋友说,该有的都已经拥有了,他很知足,感觉很幸福。直到有一天,他一个发小回家乡开公司,他的幸福感突然变了味儿。发小身家千万,开的是名贵轿车,出入有一大帮人跟随,请他吃饭,一瓶酒比他一个月的工资还要高。发小从小样样不如他,现在却和他调换了过来,让他心里五味杂陈。他从此就迷上了买彩票,希望一夜暴富。开始时是五块十块,慢慢就变成了五十一百,甚至是上千元。每天在希望和失望之间,心情如过山车一般,他再无幸福可言,妻子和他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,顺带着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。

几年前, 我表姐的女儿有个相爱的男友,男孩研究生毕业,工作长相都不错,唯一缺点就是家庭条件不好,买不起房。表姐其实已经认可了这门亲事, 她正好有两套房,可以给女儿一套。就要谈婚论嫁了,表姐却突然反悔了。原因很简单,她对门邻居的女儿找了一个有钱人。表姐说,我女儿不比别人差,凭什么人家吃香的喝辣的,我女儿去受苦啊。于是,棒打鸳鸯。如今女儿早已成了

大龄剩女,表姐常在心里感慨,要不是当初自己百般阻拦, 女儿的孩子也该会打酱油了。

有一次,我儿子英语考试得了 95 分,我一整天都感觉很幸福。儿子聪明可爱,学习又好,我有什么不快乐的呢。第二天,我满怀笑意和同事谈起孩子的学习成绩,同事说他孩子考了 100 分,我的心突然往下沉了一下,就如春天里忽然刮过一阵冷风。今天和昨天,儿子的分数并没有减少一分,我的心境却不同了。从那以后,儿子每次考试,问过他的成绩之后, 我总会问同事的孩子的成绩。儿子分数比他高了,我高兴;比他低了,我就训儿子,弄得儿子心情很低落。其实,一个小学的孩子,多考几分,少考几分,对他将来高考,甚至人生的路又有什么影响呢!

获得幸福很简单,只要你不把自己的日子当成物品,摆放在那里,和人一一比较。不与富较我不贫,不与贵较我不贱。守住属于自己的幸福,不攀比,不衡量,也是人生的一大智慧。

(作者博客 :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a1551677133)

骨肉相连

■葛有杰



二哥在广东打工时脚部受了伤,不仅没有得到赔偿,还被老板辞退了。回到家,整天唉声叹气,萎靡不振。

二嫂去年下岗了, 大侄女今年又上高中,他们家正是用钱的时候。

大哥说,二弟呀,你不如在我店门口摆摊做点小生意,也不少挣钱。店旁边的沈老三卖烧饼就发财了。

大哥在县医院对面开了个药店,药店门口的空地就属于大哥的地盘, 也是黄金地段。有人出到一个月八百来租那个地儿,大哥没出租。医院门前从早到晚都是人,也不知道现在怎么这么多人得病!

二嫂摇了摇头,说,也不行呀,现在城管管得很厉害,一会儿撵一会儿撵的,也做不成生意。

这点你放心,大哥说,各种费用我都交过了,城管不会撵的。空在那儿挺可惜的。

二哥面露难色,大哥,你也知道,我现在手中没有钱!再说,我也没有什么技术。

二哥,要我说,你和二嫂就在那儿开个油炸摊,一学就会,开始时我教你们,妻说。妻对这行不陌生,岳父岳母干这行干了几十年了。

对,对,用不了几个钱,原材料我来想办法。我认识冷库的老王,我可以替你去除,我连忙说。

经过几天的准备, 二哥的油炸摊开业了。小摊的名字就是我们取的,叫“兄弟油炸,美味天下”。

开业第一天,生意相当冷清。

什么原因呢?地理位置绝佳,正对着医院大门;口味更没问题,妻把她家的“祖传秘方”都贡献出来了;服务态度?二哥和二嫂都是很温和的人。人气! 缺少人气! 顾客就是这样,哪个摊位的人多就爱往哪儿去。从众心理。

第二天中午放学后,我去二哥的摊位一看,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好多人。二嫂备料,二哥掌勺。忙得不亦乐乎。大哥穿个白大褂也出来帮忙,大声说,大家排好队,排好队。

二哥一看我来了,擦擦头上的汗,连忙说,小弟,你快给老王打电话,让他送原料来,这儿快没有了。

我向大哥招了招手,老大,我身上没有带钱,先从你这儿拿五百块钱。

你不是认识老王吗?可以赊账呀!大哥一边掏钱一边疑惑地问。

谁认识老王呀! 二哥自尊心强,直接给他钱,他肯定不高兴。老王那儿从来不赊账,每次我用的都是现金。

真有自己的,大哥给了我一拳。

我对大哥一笑,心里想,老大呀,你也不差,你不仅没有要二哥的摊位费,还替他交了卫生费,占道经营费。还有,这人群中“潜伏”着你好多朋友,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呀!

当然,人群中也有我好多同事,是我请的客。

母亲生日那天,二哥歇业一天,还带来几大袋他自己的“产品”让大家尝尝。一大家人,其乐融融。

二伯,这个叫什么名字呀? 儿子拿着一块炸好的肉问。

这你都不知道呀,这是爸爸专门为我们炸的,叫“骨肉相连”,侄女抢着回答。

(作者博客 :http://geyoujie.blog.sohu.com/301622080.html)

《周口博客圈》开版, 欢迎周口作者投稿自荐, 稿件请发至电子邮箱: zkwbbkq@163.com, 文后注明链接地址。